

Rensheng Kulu Sanwen Congshu

人生 **苦旅** 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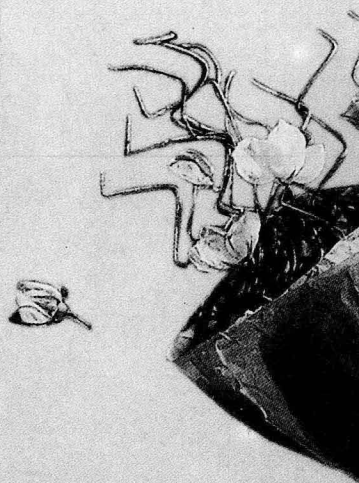
坎坷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

人生苦旅散文丛书

坎坷卷



●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人生苦旅散文丛书——坎坷卷

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南陵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50,000

版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84-2/I·1472

定价:12.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牛奶女和牛奶桶	[法国]拉·封丹(1)
江南的春讯	成仿吾(3)
门槛	[俄国]屠格涅夫(8)
自由	[法国]罗曼·罗兰(10)
穷人的眼	[法国]波德莱尔(11)
论生活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13)
不管怎样,还是应该	[美国]霍尔姆斯(16)
蜉蝣	[美国]富兰克林(17)
人生	[丹麦]勃兰兑斯(20)
复杂的人生	[日本]土井治(23)
处世之道	[捷克]哈谢克(25)
不可捉摸	[英国]卡内蒂(34)
年	季羡林(34)
绒情寄向黄泉	石评梅(40)
马尔卡	[法国]莫里亚克(45)
阿尔贝·加缪	[美国]福克纳(47)
侏儒的祈祷	[日本]芥川龙之介(49)
一片树叶	[日本]东山魁夷(50)
阴云密布的天空	[瑞士]黑塞(54)
说自我	朱 湘(57)

论老之将至	[法国]罗素(59)
我决不随波逐流	[美国]布莱特·乔丹(63)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	[法国]巴斯卡尔(65)
渐	丰子恺(69)
囚徒日记	[苏联]捷尔任斯基(73)
监房一夜	殷夫(77)
狱中五日记	叶灵凤(83)
清贫	方志敏(87)
“牛棚”小品	丁玲(89)
冒险记幸	杨绛(94)
致孩子们	[美国]罗森堡夫妇(103)
病中日记	叶紫(105)
飘蓬	席慕蓉(109)
逃难一日	[法国]西蒙·波娃(114)
须知世事艰难	[日本]福泽谕吉(120)
贫书生之苦境	[日本]福泽谕吉(122)
论贫穷	[英国]培洛克(123)
有钱最好	老舍(128)
借钱的境界	[台湾]余光中(131)
穷	梁实秋(135)
说穷	钱歌川(138)
谋事难	钱歌川(142)
访人	朱湘(148)
诗人的厄运	[英国]奥·哥尔斯密(150)
东城旧侣	章衣萍(153)
杏姑娘	田汉(158)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	[法国]列那尔(163)

赤脚的孩子·····	[保加利亚]斯米尔宁斯基(174)
半张纸·····	[瑞典]斯特林堡(176)
穷亲戚·····	[英国]查理·兰姆(179)
女人和孩子·····	[罗马尼亚]阿尔盖齐(182)
红虾·····	[法国]高更(184)
从雕花匠到画匠·····	齐白石(186)
车窗外·····	蹇先艾(191)
住的问题·····	徐 讷(195)
水碓·····	陆 蠡(202)
铁匠·····	师 陀(205)
倾心相告·····	[捷克]塞弗尔特(214)
矶鹬带来欢乐·····	[美国]玛·希尔伯特(221)
海的坟墓·····	[瑞典]赫·布洛魁仁(225)
书桌·····	冯骥才(228)
农家·····	[瑞士]赫·黑塞(236)
铁匠·····	[法国]左拉(238)
上书院去的路·····	[西班牙]阿索林(243)
小手镜·····	[日本]芥川龙之介(245)
塞纳河岸的早晨·····	[法国]法朗士(247)
换一换年头儿吧·····	老 向(249)
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智利]佩·普拉多(252)
谷之夜·····	芦 焚(255)
野渡·····	柯 灵(260)
叹息的船·····	萧 乾(263)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268)
流亡中的列宁·····	[法国]巴比塞(270)
卖花女郎·····	[法国]加尔科(274)

难忘的破镜片·····	[日本]池田大作(277)
从珠峰跌落的滋味·····	[美国]艾柯卡(280)
时光隧道·····	[美国]理查德·柯亨(286)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选译)·····	[智利]聂鲁达(288)
老哥哥·····	臧克家(294)
缀·····	缪崇群(299)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301)
行路难·····	陈 源(307)
“旧金山毁灭了”·····	[美国]杰克·伦敦(310)

牛奶女和牛奶桶

[法国] 拉·封丹

别磊忒头上顶着一桶牛奶，安放在一个垫子上面，满以为她可以安然无事地走到城里。她轻装短服，正跨着大步而行。原来那天为了走路比较轻快，她只穿一条裙子，鞋子又是平底。我们这位牛奶女穿得这样简便，心里已经在计算自己牛奶的全部价值：使用卖得的钱，购买鸡蛋一百个；孵小鸡三窝。由于她经营得法，一切也就顺利。

“我很容易，”她说，“在我房子周围养鸡；狐狸尽管来偷吃，如果吃到连一条猪我都买不成，那算它有本事了。喂猪花不了多少糠；猪有了，喂得又肥又胖；卖出去，我的钱多到不可计数。请问，猪价这样好，谁来禁止我在咱们牛栏里养上条把母牛和她的小牛，看它们在牛群中间跳跃呢？”

说到这里，别磊忒也跳起来，欢天喜地：牛奶倒下来了。再会吧，小牛、母牛、猪、孵卵！这些财产的女主人，带着懊丧的眼神，离开自己这样倒泻在地上的财富，去向丈夫赔罪，而且大有挨打的危险。这个故事编成了民间笑剧，名字叫做《牛奶桶》。

谁的心思不想妄念？谁不架空中楼阁？毕克罗哥，毕力斯^①，牛奶女，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智愚不分。每个人醒着做梦，没有什么更甜蜜的，一种愉快的妄想迷住了我们的灵魂：世界上的全部财产，一切荣典，一切女人，都是我们的；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向最勇敢者挑战；我在想象中跑到辽远的异邦，我去推翻波斯王的王位；人们选我为王，臣民爱戴我，王冠纷纷落在我头上。偶尔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回头猛省，原来我依然是一个老粗。

何如 译

^① 毕克罗哥：是法国16世纪作家拉伯雷小说中的人物，徒然幻想的乡下小贵族；毕力斯：是梦想征服全世界的Epire王。

江南的春讯

成仿吾

达夫：

前几天接读了你的《北国的微音》，今早又接到了你的一封信；信虽很短，然而我们看了之后只觉半晌说不出话。

我们各人写了几句简单的回信之后，沫若只是在那边默默地踱来踱去，只让他的急促的步声略告他的悲伤的心境，我只呆呆地注视着你的来信。

现在沫若跑下楼去了，他的步声虽然没有刚才那样高，然而依然是很急促。他现在高声吟唱起来了。他念诗的声音你是很知道的。我时常觉得他的声音于激越之中含有不尽的悲哀，于悲哀之中又含有几分的激越。我知道他此刻正在为你凄楚。也在为自己悲伤。我听了他从楼下送来的动人的声音，不觉更加了几分悲感。想起了你在《北国的微音》中所说的话，不禁磨起墨来，想同你笔谈一阵了。

一个人生在世间，本来只是孤孤单单地在走各人的路；纵然眼见有许多的人同自己在一起，好像是自己的同伴，然而仔细看起来，自己与别人的中间实有一个无限大的空域，一个人就好像物质构造上的一个分子，只能任自己的微细的躯体在自己的孤寂的世界之内盘旋，永远不能跑出一歩。一个人只要复归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人类最后的实感。

所以你说的“牢牢捉住这‘孤单’的感觉”实是文艺创作上的要诀，因为什么可以称为最高艺术，除了“生之实感”？

不过你说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我以为不如说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单”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闯进人生的宴会上来的恶魔，人类自有始以来便与它在不断地狠斗。未受文明的流毒的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今日这等困难，他们多有暇的时候，这种感觉便也最频繁地使他们烦恼。他们驰逐于山林，他们漂流于海上，无非是反抗这位狠毒的闯入者。世渐进化，生活渐难，人类忙于维持自己的存在，便把自己的身神投入于生存竞争，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后来更只无意识地反抗了。所以我以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单”的感觉。

人类的生活，我以为是一部反抗的历史。不仅从古以来经过了无数的反抗的激战，即每一个人生下地来便不能不与气候斗，与疾病斗，与他人斗，与习俗斗。人类是反抗着而存在。

有许多古昔的贤哲为自己的虚构而闷争，而反抗；他们不仅反抗他人，而且反抗自己。他们的反抗纵令失败了，然而他们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反抗便是生活。

人类是在反抗着而生活；而这种种的反抗都是一个一贯的，对于孤独感的反抗的分枝，全体的不变的目标是在反抗这种人生的孤独感。

讲到了反抗，达夫！我觉得不可不把近来时常在我心里的几句话同你谈谈了。再过两三天，我回到中国来就要满了三周岁。我抱了反抗的宗旨回到中国来，你是知道的。这三年的中间，我的反抗有时虽然也成了功，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弄得几乎无处可以立足，不仅多年的朋友渐渐把我看得不值一钱，便是在我自己并没有野心想要加入的文学界——在这样的文学

界，我也不仅遭了许多名人硕学的倾陷，甚至一些无知识的群盲也群起而骂我是黑旋风，骂我是匹疯狗。可是我对于这些天天增加的倾陷与毒骂者，我只觉得他们不过是跑来在我的反抗的炉火上加一些煤炭与木材，使火势不至于消灭。当然我的反抗决不是对向他们，我反而觉得他们有怜悯的必要；我的反抗是对向酿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全体。有时候，因为人类已经不可救药，我也不免时抱悲观，然而当我否认了一切之后，我到底把反抗肯定了。

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哭过运命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以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了！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

古来有多少善人贤哲，为了一种空想或理想，闹了多少的闷争。他们是与自己的影子在争斗，所以总没有过战胜的一天。我们的对象不是什么空想或理想，我们是面对现实的社会，我们要把现在这社会的咽喉扼住，把它向地下摔倒。

我们要随时随地的与社会战争；以前继续下来的反抗的工作，我们要更加用了十分的意识做下去。有些人宣传我们的本来不值一钱的文字为“为艺术的艺术”，称我们为颓废派，一些以耳代目的人便也一齐向我们乱指，专门诬害他人的小人们哟！让你们的良心从黑暗的囚牢里跑出来；以耳代目的盲人们哟！把你们的眼睛从狭小的眼眶里放出来，你们再看看我们以往的文

字，也看看我们将来的作品罢；你们把你们惯会拿来诬人或惯会盲从瞎闹的文字丢开，看看显而易见的彼此的行为罢！

达夫！我想起了现在满目皆是的这些小人与盲人来，不觉我的反抗的炉火又加了一番火势。最近又有许多以社会主义号召的人也似乎隐隐约约地说了些关于我们的话。我真不解他们几时从什么地方得了专卖特许权，能够说别人所卖的不是与自己的同种。打“只此一家”的招牌，还不过犯了狡猾的商人的恶习，然而诬陷别人，惑人欺世，正义到哪里去了？这也是要有以耳代目的群盲的中华民国才有的事。他们只知信任自己的耳鼓，别人在他们的耳鼓边乱吹一阵，便也肯信而不疑。我愿得扯住他们的耳叫醒他们，教他们张开自己的双眼，亲眼看看彼此的行为的实际。我以为文艺与社会运动素来是取同一方向的，打出了社会运动家的聪明人哟，你们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曾看见，便诬他人不是同你们在一个方向走！

写来不觉很长了，达夫！你说孤独感“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我现在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独感”的一个议案，不过我所谓反抗只含有争斗的意义，没有灭绝的意思。因为这种孤独感是不能灭绝的，反而我们愈反抗，它便也愈逼近拢来，我们纵然一时把它打退了，它仍要取更凶的威势扑来的。所以归根起来，它仍如你所说，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

达夫！在我回国后的这三年之间，我的全身神差不多要被悲愤烧毁了。这两种激荡不宁的感情就好像两条恶狠狠的火蛇，只是牢牢地缠住我不肯松放。奄奄待毙的国家，龌龊的社会，虚伪的人们，渺茫的身世，无处不使人一想起了便要悲愤起来。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愈是坏人，便愈能卓立，愈是无知无识的流氓，便愈能成为伟大的名人学者，我偶然愤不可遏，骂了出

来，那些名人学者固然千般倾陷，便是一般的群盲，也就张开了嘴大呼奇事，甚或要加我一些不当的称号，我想起了这种不可救药的社会，想起了这种忘恩负义的群盲，有时也觉得全心都已成灰烬，然而我现在在悲愤的深渊之中发现了“反抗”这条真理，我从此以后更要反抗，反抗，反抗！孤独的朋友哟！我们仍来继续我们的反抗，反抗到那尽头，要死便一齐同死！

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我说：“你虽也还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扰，对于一个 Misogamist，这到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春光又回到江南来了，梅花已经反抗着春风，登场演了她的一回手势戏。再过些时，龙华的桃花就要开了。黄浦江的浊水常在激荡着反抗它们的运命。新落成的欧战纪念塔上的女神常在放着光反抗旁边的高塔的威压。在一间破陋而漫无秩序的长方形的房子里，三个方正的男子常在商量《周报》周年后改良的方法，预备反抗一切未来的困苦。达夫！你如能回到南边来，就早点来也好，我们需要你呢！

门 槛

[俄国] 屠格涅夫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问着：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一声回答。

巴金 译

自由

[法国] 罗曼·罗兰

在一切财富中，我们过去最引以自豪的“自由”到最后却显得比什么都软弱。千百年来，人类用牺牲、苦难、坚韧的努力、英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信心赢得了自由；我们呼吸它珍贵的气息；我们很自然地享受它，正如我们享受那拂过大地、充塞在我们肺部的清鲜空气一样……而只要几天，这颗生命的宝石就被人偷去了；几小时内，在全世界，一片窒息的网罗便笼罩在“自由”的颤栗的翅膀上。人们抛弃了它。不但如此，他们做了奴隶还要欢呼。我们又重新体会了那古老的真理：“没有一次争取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争取是一种每天重复不断的行动。人们必须一天又一天地坚持，不然就会消灭。”

呵，被出卖的自由！到我们忠实的心灵中来避难吧，掩上你受伤的羽翼！将来，它们一定会重新辉煌地翱翔。那时你又将作为千万人的偶像了。现在压迫你的人到那时就会歌颂你。现在你被人掠夺，被人打击，你是悲惨的，但在我们心目中，你从未像现在这样清丽。你双手空空，你已经没什么可以贡献给爱你的人了，除了危险和你大无畏的眼睛里的笑意。然而，世界上一切财富都不能和这件礼物相比。跟随舆论和膜拜胜利的人决不会跟我们争这件礼物。可是我们要昂起头，追随着你，被鄙视被排斥的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你从墓中复活。

孙梁 译